



▶ 梁平汉 著

感谢高考

GanXieGaoKao

或许高三是个铁屋子，
但我更愿意称其为炼狱，
炼狱夹在天堂与地狱之间，
它的门开了条缝，
我们走向那道亮光，
但不知道门后是什么……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8678233

I247.5

L405



感谢高三

GanXieGaoKao

► 梁平汉 著

或许高三是个铁屋子，
但我更愿意称其为炼狱，
炼狱夹在天堂与地狱之间，
它的门开了条缝，
我们走向那道亮光，
但不知道门后是什么……



208678233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感谢高考/梁平汉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3
ISBN 7-5006-4975-4

I. 感... II. 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0548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79045 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010813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0.5 印张 2 插页 170 千字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7,000 册 定价: 17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84039659



序：Yesterday once more

已经永远走过了高中三年，回首那最后的80天，不知是喜是悲。无论红色、灰色、黑色还是其他什么颜色，都是曾经经历的色彩。

我曾经希望把一切永远尘封，把它们从记忆中永远驱逐。但是，当我把所有的物质载体——各种教科书、辅导书、考卷全部抛弃后，心里却有了一种失落与怅然。于是我发现，那段经历是无法忘怀的。

必须承认，回顾那一段日子并不令人好受，仿佛又重新经历了一次高考。许多不经意的小事忽然浮现在了脑海中，一张张面孔又浮现在眼前，一个个声音又在耳边回响。还有一张张试卷，成绩单，上面的笔迹、分数和红叉仿佛是如此清晰。尽管是夏日，晚自习后的夜色仍不能使人感到一丝温柔，反而有一种寒意。

在父母的“逼迫”下，我不得不拾起那段记忆，在精神上再一次接受高考的洗礼。

有人说7月是金色的，有人说7月是黑色的，这绝不是乐观与悲观的差异。高考的结果于一些人而言是金色的，于一些人而言是黑色的，而其过程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黑色的，或者是黯淡的深灰色。





这也许就是生命中必须承受的一些东西。

我曾认为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对神鬼之说总是嗤之以鼻，经历高考后才发现“一生都打拼”易，“从来不信命”难。命运似乎并不被我们紧紧抓在手里，我们一直在努力，但付出似乎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回报。现在想来，好像冥冥之中命运的大手一直在操纵我们，当时许多言行心态好像都预示着后来的不幸，可以从中窥到命运的衣角。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迎面扑来它的气息，却无从寻找它的口鼻，只有意志在接受考验。一颦一笑，却是一语成谶，想来令人痛心，令人不寒而栗又好像恍然大悟。

当人不能完全掌控命运时，自然会产生对命运的敬畏之心。

高考之后，我的梦突然增多了，我心神不宁地三次梦见自己的考分，而最后一次是在发榜的前一天，居然与自己的成绩只差一分！

我很悲伤，却又更加相信梦境，猜测着此后种种梦的兆头，徒劳地希望着、等待着奇迹的发生。

最终，无论直觉还是潜意识都改变不了我难于接受的现实——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，虽说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但我仍不能肯定我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。

一切都结束了，那段岁月已经结束了。Yesterday once more，仍让我伤感。





尽管收获不令人满意，但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，那80天也绝非毫无意义的浪费。那段经历是值得感谢的。

感谢高考带来的考验与磨砺，感谢那种忙碌的经历，感谢各种结果来临时的珍贵体验与感受。

感谢父母，老师，还有曾给予我们关怀与帮助的一切人。

上帝的归上帝，恺撒的归恺撒，我们只要自己的一份。

“我来了，我看见了，我胜利了。”其实来了就是一种胜利。

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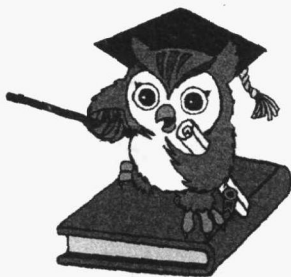
序	● 2
第一章	● 1
第二章	● 35
第三章	● 69
第四章	● 97
第五章	● 115
第六章	● 151
第七章	● 189
第八章	● 245
第九章	● 277
第十章	● 305
后 记	● 326



0A096/05



第一章





第一章

一

“终于结束了！”我心里默念着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
“机读卡放左边，试卷放右边。”讲台上的那个老女人急匆匆地叫起来。有几个正交试卷的交头接耳，引来监考者“不要讲话”的叫嚷。我提起夹子，扫了一眼考场，穿过讲台前的人群，急急挤出教室，脑后隐约有一阵“今天英语怎么这么难”的嘟囔声。

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奔向自行车棚，而是走向本班教室。教学楼里，其他班同学正慢慢向外走，可我们还得例行公事地留下来——搬动桌椅，高三（5）班教室顿时由整齐的拥有30张桌子的考场回复到有些凌乱的拥有51张课桌的教室。同学们慢慢地来了，教室里也像开了锅的粥，沸反盈天，大多是在热烈地对答案。

高三年级的理科班处于教学北楼的二楼，一楼是初三，四楼是高一。三年来我们的高度一直在下降。连接南楼和北楼的是各教研组办公室，过去这里是图书馆和阅览室，现在则搬到“逸夫楼”去了。三面包围中是一个花坛和一个设计成中国地图形状的“地理园”，有池





水，有假山，还像模像样地立根旗杆。在我们这个地处最繁华地段的中学里，几乎一切都是迷你的。

糟糕的视力，逼得我常望着楼下那充满绿意的花坛发神。对面底楼是高二和高三的文科班，文理分科还体现在楼层上拉大距离。那底楼原本是个大厅，陈放着阅报栏和几张乒乓球桌，但去年校方为充分利用资源，颇有经济头脑地把它改造成三间教室。这种“开源”之举使学校捉襟见肘的空间有了扩大，初中可增设一个班。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好投资，最新的初中“议价生”听说已上涨到几万元了。现在，文科班里的灯光也亮着，那些“浅薄”与我同样命运的文科生在干什么？

“咋样，考得如何？”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“唉呀，就那样吧。”我慌慌张张蹿入教室，躲避班主任的追问。教室里也骤然安静下来。

班主任胡杨四十多岁，语文老师，还兼着高三年级组长。每次考试后，她总要让我们留下来，第一第二地讲几句，实质还是“老三篇”：写总结。

“又写总结，怎么老写啊！”我似乎听到赵颜的低声嘟囔。

“不愿意写就算了，你不想写我还不想看呢，我从不勉强，反正这是最后一次！”胡杨提高嗓门用惯用的怒





气闹了几声，又习惯性地抓起手提袋往讲桌上一惯，底下又一片鸦雀无声。

她的最后一句话让人高兴，令人厌烦的重复劳动看来就要到头了。胡老抬起手，扳起指头，又从“第二”开始了……

“怎么样，‘二模杯’，华西？”旁边的“莲莲”正在小声和人商量打篮球的事。

“最后一点，也是我一再提醒的，不要打篮球！那么热的天，进行如此剧烈活动，不怕受伤？外班断腿断手的不少，我那个侄儿现在就打成了残疾，缠上石膏拄着拐杖来上课，我就说……”

胡老的顺风耳使她迅速反应，又喋喋不休地补充最后一点，用最新事例举证，引来一阵“啧啧”称奇和会心一笑。不过，最后总算结束了。

同学们一拥而出，似乎淹没了胡老“关灯、关门”的叫声。校园里空荡荡的，其他班早放了。横向比较纵然令人失望，纵向比较还是令人欣慰的。至少，今天没有作业，本周也没有晚自习了。他们放肆地跳上自行车，沿着跑道骑向校门，“华西”、“二模杯”的叫声不绝于耳。

我循规蹈矩地推着车，笑着望着他们，恶作剧的念头上了心头，上前急走几步，踢了一脚走在我前面的杨





同学的后车轮，叫了一声：“钱正华！”

他一怔，忙跳下车，却发现钱副校长并不在校门处：“‘华仔’在又怎么样，反正他手上又没有我的学籍档案。”他自我解嘲道，顺势举手向我砍来。

“大胖，快点儿！”旁边的人飞驰而过。他应了一声，飞奔而去。我笑着摇摇头，不知是嫉妒还是等着看好戏。

回到家，坐在书桌前，觉着百无聊赖，顺势翻开桌边那本由“六乐浆”保健品公司赞助的《2001年高考倒计时》，一看，今天离高考还有80天了。

二

我像往常一样，一早就蹬上车驶向学校。家离学校并不远，10分钟左右就到了。早晨行人稀少，骑车者多是和我一样的学生，看着他们，我总有同病相怜之感。

早晨是车速加快的好时候，虽然说不是赛车，但骑着它掠过一个个学生时总让人心情舒畅，有种风驰电掣的感觉，还有点“成就感”。心里默念着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。同时习惯地进行“话题作文”构思，反驳这句话。不是吗？时间就是金钱，那时间也能交换，充当一般等价物，成为商品吗？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……正胡思乱想间，校门就到了。

“校服！”猛一惊，保安已来到我面前。据说他们是





西藏部队退伍兵，又受钱副校长言传身教，对于人人穿校服一事自然不敢怠慢。满头大汗的我忙指指车筐。

“穿上！”毫无通融。

我只得放下书包，套上那件蓝领白衬衫，慌慌张张推车进了校门。

高二高三年级的自行车都放在“逸夫楼”的地下停车场内，今年“逸夫楼”的落成标志着学校大型基建基本结束。当然，由于空间所限，尽管费尽心机，这座“逸夫楼”也还是符合学校特征——袖珍。停车场里的车屈指可数，我扫了一眼，发现那辆紫色后筐车已停在老地方了，不禁微微有些失落。“见鬼，他又来了。”我有种“咬牙切齿”的感觉。

“看前面黑洞洞，分明是座巢穴。”我快步走向教室，教学楼里许多教室还是漆黑的，使我有点自鸣得意。

不过在楼下我就发现二楼教室里已灯光通明，不急不忙走进去，果不其然，又是杨同学一人端坐在教室里。再回头一看，墙上的钟指向7点10分了。

杨同学将在本班完成自己第二次高三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每天早到大概是X中的传统，被他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。在我们这个缺乏早读习惯的班级里，他成了当然的钥匙掌管人。

“杨同学，早啊！”我略有些不满地冲他打了声招呼。





“将军，今天昨晚了一步，由第二落到第三了？”一个纤细的女声伴着一个瘦弱的身影从阳台上钻了出来。

“曹颖？！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对，是我，现在你是不是很有气，不说我也晓得。”她使劲甩了甩手上的水，一屁股坐回杨同学旁边自己的座位上。

我当然有些气恼，一个学期来，过去贪睡的我破天荒地改变了作息习惯，天天早起，欲与杨同学一争高下，结果基本上是他领先一步，只有一次我急匆匆地和他同步进入教室。不料今天曹颖也赶来了，是何目的？发奋学习的表现？

我感到了威胁。

“你在读什么？”刚拿出本语文书的杨同学冷不丁问我。

我漫不经心地举起书，封面被超市的广告单包得花花绿绿。

“啥东西？”

“英语《阅读训练》。”

“什么玩意儿？”他奔来一看，“垃圾书！渣渣，我从不看，早卖了。”

曹颖还在念原始的英语教科书，她的口音可比我清





晰标准多了。

我哼了一声，心想：别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了。

我们各自心怀鬼胎地念着书，整座楼就这个教室响着早读的声音。

“哦，胡杨刚才来过了。”杨同学好像不经意说了一句。

“什么什么？”

“没错，”平时不声不响的曹颖迅速补充，一唱一和，“刚才胡老从门口走过，还探头看了看，只有我和他，她就走了。”

“不至于吧！”我自言自语，“她倒精神啊，平常7点半才来嘛，今天咋的了？”我突然想到实质性问题，忙问：“她说没说‘二模’成绩？”

“哦，她说我们考得很不好，尤其是将军你。”曹颖惯用的戏谑神情浮上脸。

“是吗？”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骗局，刚升起的悲哀迅速消失，冷笑了句，“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对！”

“没错，你就是小人。”她立刻回了句嘴，还是不紧不慢的语气。

我苦笑着摇摇头，望了望墙面上的“关键时刻六乐浆”，无孔不入的保健品啊。又埋头读书了，耳边只有风扇旋转声。





“大家早上好，Hey，老婆，你来得好早！”一看，Chord进来了。

“Hi，老公，你也来了。”曹颖还是不紧不慢地答礼。这两个“小女生”的对话让人开始听着有些肉麻，也不清楚Chord和她的“家族”关系。不过，据中国人传统的“家国”观念：亲友是血缘关系的放大，密友们组成“家庭”也不足为奇。

Chord把书包丢在书桌上，拿起一枝粉笔转过身去，准备履行她固定的职责——书写“高考倒计时”。其实她的任务非常简单，“离高考还有‘X’天”字样已由本班书法家陈“百岁”写好了，她只需要每天来填空。

“还有多少天？杨同学知道吗？老婆？将军？”她头也不回地连珠炮地问道。

我翻开日历，念道：“还有79天。”

“噢，上面写的就是79天。”她困惑地把手指放在太阳穴上，我也一怔。

“哦，想起来了，昨天走的时候我改过了。”她把粉笔往黑板槽里一放，拍拍手上的灰，径直走下去了。不知怎的，我总觉得她眼镜后戴着张假面具，就像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金花婆婆一样。

分针逐渐移向7点30分，人渐渐来了。当教室里有十来个人时，胡老提个袋子跟着一伙快步入门的家伙进





来了(多半是因为她大家才赶快跑),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人在高三,她已经习惯了我们的贪睡,也宽容地不再硬性规定到校时间了。

看到人逐渐来齐,又看看钟,胡杨打破了自己的沉默,开口说话了:

“老说你们不听,昨天下午我三令五申,还是有人打篮球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来源?保密。4点考完,4点半放学,5点半、6点。6点该到家了吧,可我6点半、7点打电话,还有人没回家。具体是谁我不说,天知地知你知我知,下了课自己到我这儿来解释。”

有人的身体好像抽动了一下。

“‘二模’考完了,机读卡我们学校自己就能读出来,卷Ⅱ可能明天从市里返回。如何,感觉怎样?可能有的人会挨当头一棒,不是我咒你们,看一些人的考前状态就知道。也好,浇点冷水清醒一下。今天各科要发标准答案,仔细对一对。好,就到这里,准备上课,第一节什么课?哪位是值日生?”她回头一看黑板,发现值日生没擦黑板,不快地发问道。

耗子急急忙忙地冲上去,左右晃着向前排同学要课程表。

“哟,肖班长……”胡杨哼了一声,“剩下的事中午读报时间来说。”接着便走向前门。